

到嘴的鸭子飞了

□吴光明

“老同学,你知道吗?当年我也和你一样被师范学校录取了,只不过到手的录取通知书又被退回去了。”初中同学聚会期间,赵姓老同学与我闲聊时道出了尘封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

“还有这样的事!”自以为人生阅历不少,像这样的事还是平生第一次听说,我简直不敢相信。

“都过去了,不过是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特殊的事。”老同学的回答平平淡淡、似有若无。

追问之下,我终于明白了。原来,1965年初中毕业时,他也和我一样报考了师范学校,并如愿以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然而,到手的通知书还没有焐热,学校就接到了县招生办的通知,说是经过复查他的家庭成分有问题。无奈,学校让班主任老师赶到他的家中收回了录取通知书。

“到嘴的鸭子飞了!”我一时无语,深深地为他的人生坎坷而惋惜,甚至想责怪他当时为什么不去据理力争。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成绩一直很好,尤其是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凭他的成绩,考取师范学校理所当然。可到手的通知书被收回,太可惜了!要知道,在那个农村基本上只有当兵和升学两条出路的年代,无论是考上大学还是中专,都意味着可以分配工作,可以拿着小本本到粮站买大米、买白面,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鲤鱼跳龙门”了。这一点,我的体会尤为深刻。

“孩子啊,你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了!”

“恭喜你成为国家的人、吃国家的饭了!”

“你出息了,可不能忘记家乡、忘记我们呐!”

……

记得我收到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村里不少人纷纷登门祝贺,全家人的颜面也似乎平添了一层光彩。尤其是自己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辛勤的汗水终于结出了果实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全家人喜上眉梢,忙碌而快乐着,嫂嫂还特地将自家织的土布送到小镇上染色,然后一针一线地为我做新衣……

我不知道老同学在通知书被收回后的心情如何,但我猜想他一定遭受了常人无法理解的沉重打击。

“老同学,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埋怨和失落?”聊到这里,我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试图拂去他内心深处的疙瘩。

“埋怨、失落有用吗?再说,升学也不是唯一的人生选择啊!”他想得很开,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他说得轻松,事实上那时农村的出路太少了。我知道,他出生富农,做教师的父亲又是右派分子,升学不行,当兵更不可能;做做买卖,搞点农产品异地交流可以赚钱,但会被认定为“投机倒把”,属于打击对象;多种植番茄、大蒜、蔬菜等经济作物去小集镇上出售可以赚钱,学手艺利用农闲时节走村串户给人家弹棉花、打家具等也可以赚钱,可那时又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会受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处罚。不过,他面对现实了,经过努力进了一家令人羡慕的乡办工厂,在那时也算是找到了不错的饭碗。等有机会,他想另做打算。可等到摘掉了父亲右派分子的帽子,逢上了恢复高考的新时代,他赶去报考又因已经结婚再一次失去了求学的机会。这一回,他更不怨天怨地,要说怨谁,他说只能怨自己结婚早了。好在乡办工厂当时还不错,养家糊口没问题。也许缘于师范梦的特殊情结,他帮两个女儿都报考了师范类的院校,结果一个被师范大学录取、一个被中等师范录取,毕业后一个担任外资企业报关员、一个担任上市公司会计员,各自都组建了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

如今,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他,清闲时不是去大女儿女婿家就是去小女儿女婿家,帮助带带孩子、凑凑手脚,高兴时喝点小酒,享受天伦之乐。

人生,难免会遇到坎坎坷坷,可贵的是遇到坎坷依然前行。我真的佩服老同学。

心窗
片羽

秋夜

尹声

观荷记

□马国福

清晨观荷所得,经过长久的暴晒,有的荷花完全凋零,日趋成熟的莲蓬头里莲子渐渐成熟,仔细数了一下,有的莲蓬头里的莲子是奇数,比如7和9,有的是偶数,比如10和12,这其中有何奥妙呢?大自然真是一位高明的数学家。

莲蓬头成熟以后缓缓地低下了头颅,如同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经过漫长的思考完成了一个生命的终极课题。思考是痛苦和幸福交织的自我革命,是突破与超越。莲蓬低头的模样表情里布满了褶皱和皱纹,这是时光的车辙碾压的印痕,印证着生命生死疲劳的古老命题。

有时候大风吹来,摇动莲蓬,吹落里面的莲子,有的落在尘埃里,有的落在荷缸里,有的被大风吹走,下落不明。落在缸里的莲子经过一个冬天漫长的沉思和长眠,在第二年春夏之交,缓缓爆出新芽和叶子,仿佛经过漫长的酝酿思考又重新申报新一轮的生命课题。美,不知疲倦,而那些颜色和芬芳,就是它们思考的光芒。

生死轮回,所有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所有的春夏秋冬、风雨雷电,都是生命里过往的界碑和邮戳,立在时光的重要转折处,印在关键的历程处,暗示着生命轮回的古老命题:美也罢丑也罢,长也罢短也罢,荣也罢枯也罢,赞也罢贬也罢,都是生命里的过往烟云,无论形态如何,一切都将归于朴素枯寂,寂也是风华。一幅立在冬天的狂野里和残荷缸里的身骨,安安静静抱着骨子里的素朴与宁静,从不拒绝落在头上的积雪和风霜,越枯越深沉。

作家李汉荣说:生命中最好的部分,当是大自然的诗性与人的内在灵性交融而成的那种纯粹浑然的美好意境。一盆荷花我一直养了整整十年,2011年买的小小藕养在小荷缸里,2017年冬天放在室外晒台上的冰釉缸被冻裂了,2018年搬

家时舍不得扔掉,我把荷搬到新家,室内养不活,我就连盆捐到小区的公共池塘里,希望在大自然的滋养下它能长得更加蓬勃。事与愿违,一年来它长得并不好,后来我又搬回来换了一个特大的荷缸养在一个公共平台。十年来,这缸荷给我太多太多的喜悦,我早已把它当作家庭重要的一员。每年最酷热的盛夏,我每天早上去给它注满清水,这已成为夏天里我生活中最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了,如果一天不弄,缸里的水会蒸发掉三分之一,荷叶就会枯焦。与其说我在养荷花,不如说它在养我,物我关系中,它调节着我世俗生活中的肉身,每天清晨静下来,彼此相望欣赏,在植物的寂静生长中找到一种与世俗生活拉开距离的平衡感。这感觉正如仓央嘉措的诗: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我也曾在盛夏的清晨每天早起,看完花,多次用小楷抄写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那首流传甚广的诗歌: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恕我今天再次引用: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你只是虚度了它。无论你怎么活,只要不快乐,你就没有生活过。夕阳倒映在水塘,假如足以令你愉悦,那么爱情、美酒,或者欢笑,便也无足轻重。幸福的人,是他从微小的事物中汲取到快乐,每一天都不拒绝自然的馈赠!

他还说:除掉睡眠,人的一辈子只有一万多天。人与人的不同在于:你是真的活了一万多天,还是仅仅生活了一天,却重复了一万多次。那么,我们每天努力让自己过得不同一些吧,“不同”才是时间的价值所在。

人到中年,我越来越认识到如何生活,活成啥样,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尽管我经常被家人批评,沉溺于酒肉的生活质量太差。那么,当另一个早醒的我,和花木在一起的我,安宁写下自己真实状态的那个我,就是我生命的不同。

我不知道风从哪里跑出来背走了荷

至心诚意

□张涢

单位楼下,有一个烧饼摊子,专做小烧饼,椭圆形的是甜的,圆形的是咸的。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妻。

夫妻俩每天推着一辆特制的带烧饼炉的推车,靠在马路边。男人在不锈钢台面上揉面、擀面、揪面,女人站在男人对面,包白糖馅或是猪油香葱馅,薄薄刷上一层水,撒上白芝麻。炉腔里的炉火是炽热的,男人把手蘸湿,将一只一只小烧饼贴在炉壁内,速度要快、位置要准,多不得犹豫。

夫妻俩有时不说话,有时低声说着话,女人脸上洋溢着甜蜜的微笑,像她亲手包进烧饼里的白绵糖……烧饼熟时,香气飘溢升腾,男人用铁钳将小烧饼一只一只钳在炉台周围。

生意兴隆时,夫妻俩来不及忙,他们的儿女会来帮忙。一家四口人围在推车两边,手上各自忙活,每个人脸上皆有温和之气。做烧饼

是他们的生活来源,做烧饼差不多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我看他们却像是身无重负,松弛自如地将面团揉上劲,把烧饼烤得喷香……

单位楼下,还有个修车铺,兼配钥匙。摊主是位老先生,就在路口置一只铁皮箱,既是修车的工具箱,又是配钥匙的操作台。

修车、配钥匙,不是时时刻刻有人来的。不冷不热的天,老先生就坐在银行旁边的走廊下刷手机,一天的茶水自备好。困的时候,他就靠在椅子上打个盹儿。

夏天,特别炎热的天气,老先生就坐到银行大厅里去吹空调,隔着宽敞、明亮的大玻璃,望着街市。有人找他修车、配钥匙,他就从银行大门转出来。万事皆在他自己的调理平衡中。

至此年纪,修车、配钥匙,对他来说可能

不是必为之事,也无所谓可为不可为,只为尽

玉兰
一瓣芬芳
一叶

香。荷叶焦灼,护卫着膝下拔节的花朵,枯是太阳洒下来的一把盐,住在华美的颜色里还原生命的真相。花蕾,谁的胭脂盒?举旗的小手啊,一律向上,荷香开口,花萼惜言,一点一点打开自己,照亮一个俗人最宁静的星辰。

有时清晨从荷缸里剪几枝含苞待放的荷花插在家中的花瓶里,由于插花技术肤浅,没有专门学过,遂查阅了一些资料。书上说,花材保鲜,传统上有火炙切口、蜡封切口、热水浸切口等法,使花枝根部切口不易腐烂,这样才能保证吸水,使花始终保持水灵,瓶里的水也不容易腐坏。或将切口击碎、扩大,可以使得花枝吸水更佳。如宋代林洪《山家清事》说插牡丹、芍药及蜀葵、萱草之类花草:“皆为烧枝,则尽开。”即火炙切口之法。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插牡丹“以蜡封花蒂,数日不落。”即蜡封切口。清代邝璠的《便民图纂》,总结道:“如牡丹、芍药插瓶中,先烧枝断处,熔蜡封之,水浸,可数日不萎。”花枝剪下,先把切口烧一下,再用蜡液封住,这才插入瓶内,就能保持多日不枯萎。

平时愚笨,水平达不到书上的标准和技能,常常翻阅家中几本与插花有关的书,日本插花大师川濑敏郎的《一日一花》《四季花传书》、日本艺术家祥见知生的《日日之器》,中国插花艺术家徐文治的著作《瓶花六讲》《瓶花之美》。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美学主张,尤喜徐老师的一段话:中国文化讲究的是“生发”,从当前的境况,当下的情感、情绪出发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的喜欢不同,一定要从感动自己的地方出发,这才叫艺术。养花插花如此,为人处世何尝不如此?

世俗的光阴里,有那么一两瓶造型不一的花在不同时令,不同空间,滋养一段和静清寂的时光,生活是家常的,有时甚至是庸常的,但正因为有了这些花和美的介入,平常心也就变成了欢喜心,欢喜心又萌生了进取心,让时光更丰沛,让生命更丰富,于是生活不再简单重复,在花木的光影颜色中照见福祉。

人事度天年。

每天下班回家,我总能在楼下遇到几位住在同一院子里的阿姨,她们每天都约好在傍晚一起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聊家常。前天,胖墩墩那位阿姨,面目和善,边走边在打电话:“你们放心点,不要牵挂了东,又牵挂西……”

今天,我遇到她们时,又是那位胖墩墩的阿姨,在跟其他三位阿姨讲:“……电话打了不晓得多少趟,没有用,我儿子就投诉了……”

吃过晚饭,去露台上看天空。天空永远都不会遮掩自己的美……等待、积聚,终将呈现。

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也愿意用长长的一生,来等待,来积聚感觉、积聚甜蜜,到最后,或者可能写出十行好诗,献给美好的人世和美丽的天空……

天空会告诉我们:对这人世,要至心诚意。